

開放文學－江湖俠義－金台全傳

第三十二回 江員外路逢俠士 夜衝塘反作相交

話說母子二人把金台苦苦相留，那知金二官人執意要走，難以免強。娘娘含著一包眼淚叫聲：「兄弟，你今此去，何日再來？」金台道：「小弟此去會著了幾個朋友，不久就來。總（縱）使自己不來，必有朋友前來伴送姐姐回去的。」娘娘道：「兄弟啊，你的朋友不知他人心如何，須將物件為憑。我有一件東西藏在此，交與兄弟收好。若有人來，此物交他帶來，好待為姐放心同去。你要小心收拾，不要丟開。」金台接在手中一看，原來一隻雲中燕。不覺哈哈大笑起來道：「姐姐，這是你頭上插帶之物，天下頗多，人間盡有，什麼希罕？與我則甚？」娘娘道：「兄弟啊，此燕雖非罕物，譬如空手人來，多少有些憑據呀。」金台道：「既然如此，待我收拾便了。」便放入招文袋中，拜別大娘。娘娘叮嚀了再囑咐，婦人到此最是心傷，淚流不住，悲悲切切。再搭轉頭來對慶郎道：「兒啊，送了母舅出去。」官官應聲：「曉得。」金台道：「外甥，陪伴母親，不消送得。」娘娘道：「多少送一程的好。」娘娘立在門前看，兩淚如珠滾將下來，少停，看不見了。官官回來，母子二人閉了門，一同入內。目今刻刻關門，永不敢開。即買物，官官出去也就關門，無事門前總不立了的，恐防又遇不良之人。少說娘娘貧窮守節，再表貝州俠士一路長行。未知一班朋友在於何方。此刻如鳥失群，單身獨走，一路官塘走去。一看天上雲了，不多時紛紛下雨，無處躲閃，便冒雨而行。又走了一里多路，只見塘邊一隻大船停在那裡。金台想：「不知什麼船，可肯容我避一避雨否？不免待我問一聲看。」便走近船邊，高聲問道：「船上朋友，你們那裡去的？」答道：「揚州去的，問他做啥？」金台道：「今夜開不開？」答道：「勿開。你要那樣？」金台道：「只因天雨，兩具全無，不能行走，意欲借你船中避一避雨，雨若住了我就去的，與你一錢銀子可使得否？」那人貪了一錢銀子，回說：「要我們員外做主的，待我問聲員外看。」那人進艙告知員外。這個員外乃是仁厚之人，便說：「下雨天色，既無雨具，如何行走？借他躲避躲避，何妨之有？叫他下船便了。」那人答應一聲，一錢頭到手哉，說道：「噲！員外叫你下船來。」金台道：「來了。」金台跨到船頭上，那船上之人就伸出手要一錢頭。金台笑道：「少停，上岸自然有的。」船上人道：「為何必要上岸有呢？」金台道：「上岸與你便了。」船上人道：「上了岸去哉，再勿有得與我的了。」金台道：「噯噯噯，濫小人，些須小事，決不賴了你的。」船上人道：「只要勿賴就是哉。」員外從艙中走出來，一看見金台想道：「我看此人眉目清秀，好生氣概，未知因何走這塘路？左右舟船未開行，此刻空閒，無事不免與他談談看。」便拱手說道：「啊，仁兄請了。」金台道：「啊呀呀，員外請啊！」員外道：「船小兩大，外邊不好，何不艙中坐坐。」金台道：「多謝員外。」金台道：「請啊！」員外道：「請！」那員外眼力真好，又是慈心人，命人將乾服與金台去換。看來看去，總是人短衣長。員外的身軀八尺開外，金台的身軀六尺五寸。金台一看，穿在身上像什麼樣子？老實勿換，自家的衣裳帶濕穿穿，怕他勿乾呢啥？二人禮畢坐下。先是金台問：「尊姓大名？」員外說：「小弟名江有。」金台道：「府居何處？」江員外道：「住在揚州白鶴村。」金台道：「久仰大名。」員外道：「豈敢，豈敢。」金台道：「不知寶舟何往？」員外道：「天笠進香已完，今日要回去了。」金台道：「幾位令郎？」員外道：「只有兩個，大的名喚江文，一十六歲了。」金台道：「現在諒必讀書？」員外道：「名說讀書，卻不中用。」金台道：「二令郎是……」員外道：「二的江武，十四歲了，年紀雖輕，愛習拳棒，怎奈沒有名師傳授，也自枉費勞心的。聞說貝州有個名喚金台，拳法極好，四海揚名，多稱他好漢。想去聘請他來教習。奈他身犯王法，目下飄流無蹤，小弟只好空想了。不知何日能見一見金英雄。」金台說道：「員外，那貝州金台雖則聞名，小輩英雄，而他的本事也只平常，員外何必如此愛慕？」員外道：「仁兄有所未知，若說金台，普天之下多有名的奇門拳法，誰能及得？小輩中推他獨一了。」金台聽說，頭一點道：「人人說我拳頭好，四海揚名，只恐怕勇將之中出勇將，名拳隊裡有名拳。倘一朝遇著比我再強，就要減卻威風了。」正在思想，小使拿茶來了，賓主二人便相對吃茶。又講了半日的話。員外道：「不曾問得仁兄尊姓大名，貴居何處？乞道其詳。」金台道：「在下姓金，名台，貝州人氏。」員外聞說，頓覺一弔：「不信貝州好漢就是他，必定冒名哄我。莫不是不良之輩想財來的？且住，我看他雖則勇糾糾，身才卻不偉壯，然而舉止端莊，行為各別，又不像個歹人。到底怎樣的呢？若果是金台，小輩英雄，各處聞名的好漢，勿但別人，就是五尺孩童也道長長大大夾夾胖胖的了。」那金台，別人見他這個格局，短又短，瘦又瘦，多勿相信的。如非見了他的真本事，方曉得是金台，實在大名功。江員外將信將疑，心中想道：「待我盤他一盤，看他怎生答我。」便假作歡容，立起身來說道：「原來仁兄就是貝州好漢，小弟不認得，還求寬恕。」金台聽說，便說：「員外言重了，請坐。」員外道：「請問英雄既是貝州人氏，出來何干呢？」那金台看見員外是個好人，聽見他次兒江武必要聘從教習拳棒，諒無他意的，就將出門這日直到今日，把前日間這些事情一一從頭說與員外知道。江員外到底有幾分不信。口中不說，心內思量：「據他說起來，現在飄流不定，待我同他回去，試試他的拳法如何，便知真假了。若然果是金台，孩兒就拜從他，請他住在家中作為教習。」

若講江員外，原有三百六十萬家財，做人極好廣積陰功，結交朋友，照顧窮人，混名稱做賽孟嘗君，在那地方上名聲大振。今朝撞著了金台，一來金山大拜後，這宗家財要攪得精光，蒲包當帽子，砂鍋煨飯吃，漸漸窮起來哉，此是後話。再說員外就命江興擺酒款待金台。談談說說，天將晚了，便點兩支紅燭。看看天上雲開雨收，微微的月光。員外此刻想乘月光，吩咐走夜路。船上人說：「員外，你說此間歇夜，明朝開船，緣何此刻忽要開船呢？」員外道：「由我的主意。」船上人道：「口天口天口天，客人上岸罷，要開船哉。」金台道：「啊，員外，在下告別了。深造之至，改日登堂奉謝。」員外道：「且慢，且慢。天色雖晴，地濕難走，日間還好，夜路難行。你方才說要走晚路，小舟極便，何不同往？」金台道：「若蒙不棄，感恩不盡。」員外叫聲：「江興走來！」江興來道：「員外那說？」員外道：「金二爺不上岸了，就此開船。」江興答應一聲，想道：「一錢頭不知那樣。」便傳話與船家知道，連夜開船，船頭上並不節鑼，起錨撐篙開船。賓主二人吃酒，一路行船，談談說說，甚覺有興，一直飲到三更時分，收拾殘肴，吃茶閒講。比方三百六十萬家當的朋友，鋪蓋勿是一付的。江員外就叫江興取一付鋪蓋，打開與金二爺安睡。江興答應一聲，打開。員外、金台還在講話。行了二十多里路，看看月光更好了，倒覺有趣。正是：

月光如水平如天，水月還同天接連。

過往的舟船不斷。員外行了三十里路，有些困倦要眠了，金台要坐功，靴帽衣裳多不寬下。衣裳雖濕，到底雨下擔擱長久，已乾的了。員外貪眠，便沉沉睡去。江興、江德、天喜、連科四人多在頭艙內，江德說道：「天喜阿哥，員外睡著哉，我們原是抹牌啊好？」天喜道：「勿來。」江德道：「為何勿來？」天喜道：「輸勿起哉。」江德道：「毬，輸了勿想番本的？」天喜道：「那個送來還。」江德道：「番番本看呢。」天喜道：「擲骰子來的。」江德道：「員外聽得的。」天喜道：「員外昏陀，勿響，我們住了。」江德道：「倒也勿差。興阿哥啊，來。」江興道：「來的。」天喜兄弟那才盡。」天喜道：「勿來，是骰子哉？骰子來拿得去。」江德道：「骰盆呢？」天喜道：「茶碗。」江德道：「淨淨脫茶葉。」弄船水手說：「航船埠原是我裡的。」江德道：「這個自然。」那四個僮兒是愛賭錢的，大家盤膝坐下，高燒紅燭，輕擺頭盆，憑你哈欠連連，總不想眠，又要當心員外醒來。

忽聽得唱噪歌音從蘆葦裡來的，又見一隻小快船划過，為頭一個身高大漢，黑臉濃眉，手執明刀。不多一回，兩旁邊十二擋槳划過來，如飛之快，已近員外大船，即忙搭住，七八個強盜跳上船頭，高聲大喝：「呀呸！獻寶來啊，獻寶來。」大船水手唬得魂不在身，爭先恐後，一齊躲入艙艙，抖個不住。江興、江德說：「舍個，舍個，捉賭呢啥啊？有牌票的。」張盜又喊道：「呀，呸！大膽的狗頭，快些獻寶，饒你狗命。」江興說：「啊呀，原來強盜，要啥東西要問我們員外的。」便劈立撲六一同跌入中艙來說與金台知道，又去叫員外。黑臉的說：「兄弟們，大家搬啊。」眾強盜同聲答應，鬧哄哄無法無天，多動手要來搬物了。那知金台走出來喊道：「呀，何處強人這等無禮！俺貝州金台在此，你們休想動手。」眾強人聽說是金台，手內的箱籠放下來，細細一觀，不錯。金台也一看，頓然呆了，訝道：「我道是誰，原來就是你們這班沒有王法的。」強盜道：「啊呀，金二哥，金兄弟，金

頭兒，金老大，我們不知你在這裡，故而造次了。」金台道：「你們要什麼東西，聽憑拿去便了。」強盜道：「啊，老大的東西誰敢動一動？」列位，你道這幾個什麼人？就是張其、鄭千、浦大、浦二、楊茂林、楊紀林、草橋花三、華雲龍兄弟八人，見了金台多不敢動手。大家問道：「金兄弟，金二哥，為何在此？」金台道：「有些小事。你們原在此做這個買賣麼？」多道：「咳，沒奈何的事。自從琵琶亭分散之後，不見了你，大家沒興。別的行業一些勿有，又無父母妻奴，故而一同仍為舊業，在江湖上逍遙快活，東去搶西去拖，處處總當心訪二哥的，直到今朝方見你了。未知別來景況如何？」金台道：「我的景況說他怎麼？」江員外走出來，點頭拍手笑哈哈，才知他果是貝州好漢，一句話就喝住了眾強徒了。便道：「啊，金二哥，各位好漢既是你的朋友，何不大家坐坐講話講話。」金台道：「員外的寶舟怎好驚動。」員外道：「一體朋友，何妨之有。」張其等道：「啊，金二哥，這位何人？」金台道：「揚州江員外，與我初交，十分情重。」張其道：「失敬了，失敬了，大家見禮，大家見禮，請啊。」員外道：「請啊。」一班衝塘大盜，江員外認做了朋友，就要倒運哉。見禮已完，大家坐定，員外就命將船停泊。艙中一看，四個家人同水手大家抖倒了，員外說：「不是強盜，何須著急。」江興道：「啊唷，員外員外，我，我，我唬殺來裡哉。」員外道：「不妨事的，他們多是金二爺的朋友，英雄好漢，故而如此的。」江興道：「為何拿了刀，說道：『獻寶來，獻寶來。』」員外道：「這是作耍而已。」江興道：「呸！撿野勿是這宗撿法的。」員外道：「江興你去烹茶，讓他們大家睡罷，明日開船。」江興答應一聲。天喜道：「料定明日開船的了。阿哥，骰子呢？」江德道：「丟在水缸裡。」天喜道：「咳，可惜。」不說眾人睡去，單剩江興扇起風爐來煮茶，在紗窗背後看外面。啊唷，多是強盜坯。我裡員外還說勿是強盜。

少說江興心下思想，且談員外在舟中將身坐定，說道：「要請眾位英雄把名姓通來。」多道：「不敢，俺叫張其。」「我叫鄭千。」「小可浦大郎，這是兄弟浦二郎。」「在下楊茂林，這是兄弟楊繼林，這位草橋花三，那位華雲龍。」員外道：「久仰久仰。」多道：「呵呵呵，無能之輩。」員外道：「那個及得金二哥來？」多哈哈笑道：「金二哥的威名大振，原是比眾不同的。」眾人聽說，心想：我等焉能及得他。江員外正要開口，只見江興送一盤茶來，便道：「列位請茶。」多道：「多謝員外，員外請。」張其一想：「搶來搶去，搶了多少？從來未有茶吃，今夜吃茶倒是仙戲了。」眾人問金台道：「在琵琶亭分開後各處訪尋，又聞你在丹陽擔擱，打鳳凰台，未知景況如何？目下何處安身呢？」金台細說前情，一一說明。八個弟兄方曉得他飄流不定，若不是我們打劫江員外，要來會你千難萬難。金台聽說，含笑說道：「多蒙列位垂念，金台我這身軀好比無根的草，遂處飄流，去來不定，身犯王法，一世不得出頭的了。」張其說：「噯，枉為小輩英雄，原來是個沒用的東西。雖然犯法，須要膽托心寬不怕。有我們朋友弟兄幫助你，怕誰尋事？怕誰拿你？若有那個衝撞你，殺得他們人頭滾滾當西瓜切。」金台道：「又在這裡說莽話了。」華雲龍說：「金二哥，如今到底要到那裡去呢？」金台道：「我麼，總在貝州。但得娘兒相見，我胸中萬事一齊丟了。況且我母中秋生日，我不能去上壽，故而更加憂愁。」張其又說：「些須小事，憂他則甚！到了這個時候，我們合齊了從弟兄，保你回去與母親上壽。若有一點點風吹草動，大家動手把那貝州地方殺個雞犬不留，有何難處？」金台道：「不問，你這莽夫不許開口。」張其道：「嚇，就不開口如何啊？江員外，俺張其肚皮空了，可有飯吃？」員外想道：「這個人倒也走得實在。」便叫江興備飯，多要吃的。江興答應：「是哉。」員外叫聲：「列位好漢，我看你們多是雄糾糾氣昂昂的朋友啊，乾功名雖只艱難，然而終要烈烈轟轟做一番事業。這個勾當不是正經人所作。王家律法森嚴，狂風彩樹是連根動的，冰雪成橋見日就坍。你們少年歸正，容易興隆。雖只不干我江有事，既為朋友也須勸的。」眾人個個稱是。單有那莽漢張其就翻臉說道：「噯，這些不中聽的話覺得惹厭，俺們這個勾當做得長久了，初交乍會，有這許多勞勞叨叨，吉吉谷谷，飯也不曾吃，氣到氣飽了。」員外道：「哈哈，原是小弟多言，不可見氣，如今再不講了。」張其道：「這便才是。」金台覺得不好意思，陪著一張笑臉說：「員外，念他是個莽夫，看金台薄面，不可著惱。」江員外道：「噯，言重了。」他們一共十個人，你一聲，我一聲，江興就將酒飯擺好，員外慇懃陪他們。這些人多是酒囊飯袋之輩，羅盤搶碟的東西。員外見了並不動氣，江興小使添酒也來不及，幸喜得員外船中好酒多，被他們吃完了兩三罐。金台忙喝住：「休要多飲，熟飯拿來罷。」張其道：「憑你不吃酒，小菜總不夠。」員外就叫再備菜蔬來。等到備好，飯又吃完了。張其說：「員外你可曉得古語麼？」員外道：「什麼古語？」張其道：「齋僧不飽，如比活埋。」員外道：「哈哈，開了飯店，不怕大肚皮。」張其道：「照啊，照啊，拿飯來，拿飯來。」員外就叫江興再去燒飯。飯熟開鍋，小菜亦沒有了。一直吃到五更雞鳴。江興心焦了，暗罵起這些殺坯，少不得大家就要死在刀上。

江員外一心要留金台到家教兒子拳棒，怎奈有這八個人在此，如若打發，金檯面上不好意思，若還一並留他們在此，吃是吃得起的，只差得惹厭得緊。不免虛邀一聲，看他們怎樣。便說：「金二哥，小弟久聞大名，渴想之至，今得邂逅相逢，三生有幸，意欲屈留到舍盤桓幾日，未知意下如何？」金台正要開言，張其接口說：「今日見了老大的面，我們不做強盜了，同到員外家裡玩耍玩耍。聞得淮安地方姚通政的兒子設立敘雄台，招集英雄打擂台，打聽開台的時候，我們同去瞧瞧，看得高興也去台上玩玩。」鄭千等七人多說：「金二哥到東，我們也到東，金二哥到西，我們也到西。」張其說：「照啊，殺也殺在一塊，死也死在一堆。」江員外想道：「委實他們多是莽夫，不利之言隨口而出。我抵莊十廿擔米與他們吃，平常得緊。」金台看見員外這等要好，難以卻情，又見張其誓死相從，沒擺佈不叫他們同去，並不開口，獨笑也罷，且待我今朝做個順風旗。一看東方發白，天已明亮，便與張其道：「你們既要同去，若有什麼財帛等項也去收拾收拾。」張其道：「錢財如糞土，收拾他怎麼。若還沒有得用，搶他娘一帳便了。」就叫划船水手把那存下的財物大家分用，散了伙罷，鑼聲一響，就要開船。早飯方完，茶又來了。要知恩赦金台封為教習情由，請看下回分解。